

《资本论》

第一卷

学习纲要

八所高等师范院校政教系协作编印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1—27
-----	------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28—49
1.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价值实体，价值量）	29
2.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33
3.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36
4.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46
第二章 交换过程	49—54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54—70
1. 价值尺度	54
2. 流通手段	58
3. 货币	65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72—82
1. 资本的总公式	72
2. 总公式的矛盾	75
3. 劳动力的买和卖	77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84—94
-----------------	-------

前 言

《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科学著作。它的出版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1883年逝世，前后用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从事《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整理、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和第三卷（1894年）。《资本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问世，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虽然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的发展阶段，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熟。1825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已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日益尖锐，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日益加剧，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革命斗争也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工人的武装起义和英国的宪章运动，表明了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马克思所说：“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工人阶级在这种变革过程中，没有革命理论作指导，是不

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以便使自己彻底摆脱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科学地认清自己阶级的利益、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

一百多年来，《资本论》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为了总结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都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掌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证的、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适用的许多基本经济理论。其中，《资本论》第二卷中所阐明的再生产理论，以及循环和周转的理论尤为重要。马克思的这些经济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作好理论准备，投入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现在供我们学习的第一卷第四版《资本论》，共刊载了七篇序言和跋文。其中，前四篇是马克思写的，后三篇是恩格斯写的。从这些文章的内容上看，马克思写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最为重要，应作为学习的重点。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这七篇文章中，主要阐明了：《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资本论》运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及其阶级性；十九世纪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以及学习《资本论》时所应采取的态度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恩格斯还在第四版的序言中，坚决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攻击和污蔑。下边仅就序言和跋中所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应该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这句话？这里在理解上存在着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另一个是如何理解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含义；再一个是马克思没有提出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关系，那么，分配关系是否包括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之内？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用语，在这里是指什么说的？我们知道，现在一般是根据斯大林的解释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但是，马克思在这个《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含义中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方式，而是指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说的，在这里，作为《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包括生产力、生产方法、劳动方式在内的。这一

点，还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一系列论述中得到印证。例如，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资本论》的初篇）写的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当然是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而且是很明确的。他的整个经济学巨著都是要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是要研究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的，也就是研究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马克思把对“资本”的研究，列为他的研究次序的第一项。那么，“资本”是什么呢？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恩格斯在评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写道：“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它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弄清楚：它为什么会从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找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是，联系生产力去研究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这并不等于说，要把生产力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正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总和）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并没有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一样。

其次，如何理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含义？既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说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说的，是指包括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广义的生产关系说的，那么下半句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显然是指狭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说的，就是说，在《资本论》中为了达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目的，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即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结成的生产关系；还要研究在流通过程中双方结成的交换关系。

再次，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表述中没有指出分配关系？当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不包括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之内。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雇佣工人如何以工资形式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分析了社会财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工人阶级总是处于贫困的地位；而且在第三卷中，还详细地研究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各剥削集团之间是如何分配的。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还专门写了第五十一章来论述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他指出：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又说：“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还说：“所谓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

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993页、997页、999页）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结果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可见，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中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分配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包括了分配关系的，因为分配的形式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分配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而已。

二、《资本论》的研究目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么，什么是经济规律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经济规律呢？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现象中的本质联系或本质关系，是在经济运动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是不断实现着的一种客观趋势。人们认识和对待经济规律，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首先，必须认清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在一定的客观的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说，经济规律最终是由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它既不能随意制造出来，也不能随意加以取消。因此，我们对待客观经济规律也不能有任何

的随意性，既不能随便取消经济规律，也不能随意改造经济规律，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如此。任何企图人为地跳过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妄图用法令、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取消、改造经济规律，都是徒劳的，是绝对办不到的。凡是这样蛮干的，其结果只能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受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

其次，经济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利用它为人们谋福利的。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是，人们经过主观努力，可以不断地通过经济现象去探索、研究它，逐渐认清它的作用和要求，按照它的要求办事。因此，不能把经济规律神秘化，陷于不可知论。人们虽然不能任意制造或取消经济规律，却可以在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利用它。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再次，对经济规律不要作庸俗的、机械的理解。所说经济规律，只能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例如：关于价值规律就是如此。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交换要按照等价原则来进行。但实际上，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价格和价值总是会不断偏离的，二者完全一致却是很偶然的，但是价格无论怎样偏离价值，它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摆动，总是存在着一种价格要不断靠近价值的客观必然趋势，这是任何商品经济中都一定要存在着的一种本质联系。因此，必须说，对于一切经济规律都要当作一种客观趋势来看，正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

信集》第578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是以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英国为典型的。他主要运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材料，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但是，他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不只适用于英国，而是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今天，在我国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我们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商品经济的许多原理，如果去掉了它的资本主义特性，也是适用的。

《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可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又是为了什么呢？一句话，那就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我们知道，1842年—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因报》主编时，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后来，从1844年到1845年当 he 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就完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而进行科学著述了。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创立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有组织的斗争。这样，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就成了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1858年和1859年马克思在两封信中指出：“这部著作（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当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

判》即将出版时，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指出：“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43页）可见写作《资本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认清作为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清本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以便团结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为此，马克思不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亲自给工人讲授政治经济学，而且在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时也都处处想到如何方便工人群众的阅读和购买他的著作。例如，马克思改写价值形式一节，以便使广大工人群众更易于读懂它。以分册形式出版法译文，目的是使《资本论》“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所以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资本论》既然是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创作，那么，它当然要成为摧毁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理论武器。1864年10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讲到有关《资本论》的出版问题时说：“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5页）1867年4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也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2—543页）此外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也是时刻要用它来肃清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思潮对工人运动的恶劣影响，扫清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思想障碍。现在，我们在研读《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时，也绝不应忘记马克思在写作出版《资本论》时所规定下的这些革命目

的。

当然，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学习《资本论》的政治目的已经与旧社会有所不同。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从理论上说明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就成为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政治目的了。

三、《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及其结构

(一)

马克思一向重视向广大无产阶级介绍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因为对于《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能否确切地了解，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全面地理解《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这一点正是人们理解得很差的地方。所以早在1857年，马克思开始草拟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总导言时，就专门在《导言》的第三节里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又指出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1859年评论这本书时也详细地谈到了：马克思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的，同时还论述了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关系。1867年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指出了科学抽象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上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更是集中地论

述了他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根据这些论述，大致可以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中运用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很差”，资产阶级学者写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评论。马克思为了回答他们的攻击和歪曲，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方法。我们知道，辩证法的规律既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也是认识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辩证法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正确反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分配、交换关系为对象，其目的是要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是要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怎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从封建主义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同时，它又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在的矛盾的发展，又怎样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想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揭示出它们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要想认识这种规律性，如果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客观经济现象，是完全不行的。而必须运用辩证法。正像马克思所指出：“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进一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和分析的是一种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既然是

一种关系，那当然就表示其中存在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同时它们又构成了矛盾。为了认识这个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分别考察形成这个矛盾的每一个方面，并由此得出它们相互的作用、相互矛盾的性质，以及这种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只有运用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的。作为矛盾分析方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如果不运用辩证法这个根本规律去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是揭示不出它的发展规律性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全书中，从商品分析开始，经过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都是运用了辩证法的这条根本规律的。至于作为对立统一规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态的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如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诸对范畴，在《资本论》全书中，更是到处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资本论》就是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运用这些辩证方法来分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以便学会运用这一锐利的思想认识武器来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绝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写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

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使它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外壳，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正是这种唯物辩证法。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还需要对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所说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的问题加以探讨。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必须运用“抽象力”，而运用抽象力对复杂的整体进行研究和分析，就形成了科学抽象法。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的第三节还着重讲了“由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这是从不同角度的不同提法，实质上是一回事。科学抽象法就是人们运用抽象力、运用思维的抽象活动，透过复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先是运用主观的思维活动去概括客观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形成概念和范畴。然后再借助概念和范畴，通过人的思维能力，进行逻辑行程上的判断和推理，最后从理论整体上将运动着的客观规律给全面的反映出来。而科学抽象法的整个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就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那么，什么是研究方法呢？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个研究方法就是他在《导言》中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制定的这个研究方法是严格地从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这里所说的“具体”就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具体，是“表象中的具体”，是人们感性认识的对象，因而也

是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怎样着手进行研究，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呢？那就是要充分占有大量的实际材料。

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精心地搜集了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现实经济资料和历史资料，仔细阅读了英国议会和工厂视察员的各种报告。特别注意观察资本主义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的发展变化，经常和恩格斯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不仅如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他大量的阅读、钻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各种经济著作，首先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史材料。这样，马克思不但掌握了大量的现实经济的感性知识材料，并且掌握了大量的前人的理论成果材料。然后再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去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的本质联系，逐步从现实的具体中抽象出经济科学的概念、范畴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21页。）这种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从表象中的现实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0页。）这种方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再谈叙述方法，也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唯一正确方法，它是在经济科学研究中运用“抽象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理论体系时所没有运用过的，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方法。有人也把这种从抽

象上升为具体的叙述方法叫做舍象法。那就是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将复杂交错的各个经济规律从理论上如实地反映出来，就要先去分析那些最主要的矛盾，把一些带根本性质的范畴、规律先确定下来，把那些次要矛盾，派生的范畴暂时撇开，暂时舍象掉，也就是先在比较纯粹的形态下进行分析，然后再一步一步地从比较抽象的经济范畴上升到比较具体的经济范畴。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是分析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而把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都暂时抽象掉了，在第一卷中假定资本顺利地通过了流通领域，假定资本剥削来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直接生产者产业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在最纯粹形态上说明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在最本质上弄清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所结成的剥削关系。然后再去分析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以及它在各剥削集团之间是如何瓜分的。又如，就经济范畴来说，价值是最抽象的范畴，剩余价值相对来说就是具体范畴，而利润、平均利润、企业利润、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同剩余价值相比则又是更为具体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按照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把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以及它的各个侧面的各经济范畴，“排列得秩序井然”（《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运动着的经济规律的统一整体，建立起一个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这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所运用的这个叙述方法是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和深入理解的方法。